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barrel, likely for chemicals or pesticides. The barrel has a label with the text 'CHI NHO' and 'GARET' visible. The barrel is partially filled with a dark, granular substance, and a small, dark object is visible on top of the barrel.

(霜丹)

江上朋儕，存竊竊，福祿低首，擇色是好貨色，價錢是好價錢，君亦能滯遲遲，弟週日作不由衷之言，行不由衷之事，真苦矣哉云云，可謂名士意云云，可謂商家本色矣。

(虬天)

兩清最慢之關連，近忽眼一掃，海
上綠情景色有年矣。近忽眼一掃，
上緣情景色有年矣。黃皮妹之妹，劉因不
厭其醜納妹之妹為妻、妹妹嫁

依我不圖條件，遂娶二宅中婢女。

俱樂部：是其平日常遊之所，約友朋
馳趨之地。一日三八會，三中還老兒
多，陳麗龍其傾袖也。三會中間居

察服從姊妹之妹婿爲貴。深斥其老
悖，豈日登公界除惡習名之一曰太聰

忤，海上社交要人所組織者，則觀

(馬二先生)

月四日、余伯曉華赴南大學堂
既述其經過於新聞報快活林、荷
華語余曰、講演與演劇不同、演
定詞而講演則須自行撰擬、即登
台所用之聲調亦與唱曲不同、以
煥之、當較反串尤難、余笑謂之曰
君言、是已於講演思過半矣、尙
所戒、則略舉終歸不敏、深決定惟
不與不讓演、

事務長岳曉華曰、諸生今日大考、
繼考、即未完卷者、亦然、聞之
曰、梅蘭芳將來大、宜歸出講堂
備歡迎、考卷分數、不足計也、會
非妄言者、諸生於梅渴望莫如
余誠有所不解也、

室向諸生介紹、曉華一鞠躬、

略致通謝、教務長馮建維君、謝余稱
之意、余曰、諸生以熱烈研究戲劇
之故、歡迎曉華、曉華到則生之喜已
繼、雖不講演、亦不過等於諸生今日
之未完卷者、因時間之所限也、聞室
掌聲又作、

當曉華演行時、諸生如潮怒湧、爭先
出校門、其狀頗堪發噱、君君顧而嘆
曰、是班小孩子、余思、今之捧
梅、豈梅、南北奔馳而儼若卓乎、正經
者、正不知有幾許人物、若以小孩子

最新九度色

第二十二回

那個連長
安道、排長
金營長手

真下流毒婦遇靑皮
錯不平英雄遭白眼

山林人屋

爲穢草中白兔耳。風金縷曲，通首用
「穢草」二字，隱指「眼字」。初解不解。
及讀面悟，始必認讀爲假也。可謂渾
然不知反義者矣。

本及高同。治古文、毋夫人殘、有
友誼等語。其文云不孝其逕仕作牀、
太屬隨意。上致愛誠難堪此微人、要

有憂鬱之辭。前日賀人新婚、登堂致
賀、詞引楊宗保親林英爲比。可謂評
劇家本色矣。

有友工書、昨觀梅蘭芳工線畫匣側、

(公體)

連宵宴會極盛。別有佳客快來。願曰比谷園天布拉。就中國風味盡啗知。王正廷到京東後、無日不赴日人之宴會、而其夫人所著天布拉、即油條國語、日語曰比谷之麵飽、管此佳客、按日人所謂天布拉者、亦以燒餅類而好裝飾、謂其俗藉是以自掩也、王正廷赴日之使命、異常秘密、而其妻則曰隨聲華被殺教室、蓋亦藉是以自掩之一種作片、制亦所謂天布拉之類歟、一笑、

前兩聯勝片語陳。將軍一笑、劉嘉賓須知國狗由來瘦、爭似先生獨雅馴。吳大頭派議員劉某、山丘赴洛、甚意政黨對於大頭之神種攻擊、笑新於與佩孚、佩孚笑曰、國語謂曰、血一羣被狗耳、劉曰、然則我亦狗乎、某曰、君當除之、此語爲激衍劉某之面子而發、實則劉某既爲大頭派之輜將、豈有除外之理乎、嗚呼、

(覺今)

中國貴票、橫印臨時中正者、亦其一也。五元票、非二三百金不辦、實則除二分票外、三分票間有真者外、其一元二五元之票、則斷無真者可也。福州當友時、臨時票中、傳三日、鄭耀樞、所加益中立印者、大都爲三分之一分之地行票、一元以上、非恒用者、三之內、安得許許多多、余有友人、其時正在福州郵政、云一時、

至者專書以誦之、

日人稱棒角系爲奈何連、或稱常連、(參照馬二梅訊補遺、又曰最良連、雖舊釋作驚、難以字面言、即作本義解、亦通、此輩互連、以求與人連、誠不知其意將奈何也、因憶某君藏有某支印票、不一時、)

○**棒角雜談**○
(幸)

辞

（參照馬二梅詞補遺）又曰巽以
日人稱坤角家爲奈何連、或稱常連
當爲作爲驚、巽以字圖言、即作本義
解、亦通、此復互以、以與倫人連、
誠不知其意將奈何也、因憶某君藏
有乾陰御密酒杯一對、一圓形、下連
一柄、象陽形、僅可手持以飲、不飽
置兒上、考古籍、當名沒奈何、又一
圓形、下有一溝、象陰形、不知何
名、或曰下有一溝、象陰形、不知何

(客看老)

實戲棚今天開演了，但是地不
是最初倡定的笑舞台，是中央會
堂了。
社券發出後，忽由鄭正秋向社
裏取消前議，理由是因該社男各
友，

女人一登台，生意便受影響，首禍當
頭，這句話鄭鄭正秋說得出，如果此
語是前台無智識的人說的，叫鄭正
秋傳傳話，那麼我做了正秋，只好
換幾句話來推托了，正秋既自命爲
買幾本新書來贖贖的，人，似乎不
應該說出這種不倫不類的話來，
正秋啊，你台上開口覺悟，閉口
解鈴，原來你也爲了，

心爲
時也
詞可
可、
喬醋
客以
唱酒
開鈴

伯濤道

之二十八、(漢書自太清宮)
爲道主、議寒雲於其宅、以寒雲
負歌名、乃約善歌者十餘人、相聚一
室、是日、魏冲叔最先臨、其時諸客
無一至者、冲叔遂去、此君名易、
仁和人、與良庭台譯小兒不下數十
介紹

三四

只敢手鬆下去，大家一、總是大姊的莊了。

(英英)

朋友，在這個時候，你們心中當如提
提爲的是什麼？當新夫人傾注愛情
於你們時，她是犧牲了一切，她是看
待其他一切全無價值，而只有你，
朋友，你當得一個比你們還要
從你們最初的運動，是兩人合作的「一
件重大義務」。

朋友，愛情不是甜味，却是苦味，你
們先嘗到甜味自然還有苦味，須知
至聖善的愛情，便是這個苦味，

勸正 前兩期所載廣告刊例，少
有錯誤，特自本期起更正。

若甚神 (帆)

一語何也？旋以還方意見，不表退讓，長在功。張仲仁剛出任，調停，未得表讓，/ 則也。記清：明知無益，何必處此一行？

賈政、明如無益，何必處此一行？

王錫記、喚香先告，匆匆却也。記

之，因笑梅樹的一份子，猶憶民三

夏之交，梅在百花天樂園觀戲，

芳尚與齊名，經評天樂有梅蘭芳

雪劍子二十四林，記者每遇蘭芳

演汾河灣及梅香台，合排五夜同時，

邀及往觀，蘭芳遠勿恤今事隔十年

華燈舊，一躍千丈強矣，是時方

有客三五，方靜聽記者為說梅蘭

之樂，前歷史，而主手之，居然我

六十三集

房山

沒有見過大人，却一向大

家都知道我們這位營長，

是大人一手提拔的，秋谷

倒不料在這裏遇見了金雲

龍的部下，只問一聲現在

金營長在什麼地方，轉瞬

女郎即能講小說者也，墨髮如雲，梳

掠初髻，而呈陣鬚，常旋繞爐中

晚七時許，陳某君之約，至其寓中晚

餐，治以饌，而適口，其夫手製也，

膳後復與談，乃道其昇平，是時

方演周瑞安之落馬湖，落馬湖既，

則王鳳卿之院紗計，結束，搗矣，

某君包花樓一間，觀客七人，而僅得

四客記者不見王鳳卿，亦已數年，

似乎說前猶瘦矣，鳳卿唱時，頗有彩

華，至言菊部之良益計，掌聲，陳

亦鼓掌，而出，言唱時，掌聲，錯

雜曲，而並衡之胡索，輕圓流利，

直若走盤之珠，聽者尤極表歡迎之

意，雖以戲心之不諳音律，亦不覺其

耳，而過心也。

九正翠開口，/ 見一個巡

長，/ 帶着幾個巡警，怒怒的

來了，/ 叫出流氓見了巡警，

就同老頭兒見了貓一般，/

一個個東逃西竄，一霎時不

見蹤影，連趙鵬九也走到

(鳳天)

乃，忽與劉寔始老三跳舞，七身甚修，不誠若名長人之服京周羅士，三則雖小異常，跳舞時，三之耳，適及七之際，鉦市數舞，七飢臥，大腹中饑饉作，所飲佛舞，且詢所以七，瞠目不知所云，俄而氣逆，聲如弱絲，三乃悟，伺其新婦之去，乃潛書爲新部書局。

崇二，徵北周書之書說，卽所書爲說，似張文體者也，一爲牛吉里之說。

第七四

年來，各處地方的旅館，起開越多，種種黑暗的事，也都在你翻出報紙來看，沒有一天，不牽涉到旅館裏去，如竊盜、現分好幾等類，最大的稱之爲飯店，這個風氣，開自北京，現在地方來了，其次的便稱爲旅館，再其次便稱爲客棧了，大概從的到一二角錢一次爲止，可以分成好幾個階級來能，伯濤的內便是陳設最完備，一切器具都仿西洋式，他的名稱也用舊推雅爾，濟時道，索性完全是西洋式倒也罷了，最怕是那不相宜，舉到一個地方，也是一個新開的什麼飯店，有個朋友到了一處，就是住不來，也門一帶的，

字一齊

的、大姊你老實做莊罷、珍
娘允諾、遂把台子上四只
寶都道、你說說看、